



東坡奏議卷第八

乞禁商旅過外國狀

申明戶部符節略賑濟狀

相度準備賑濟第一狀

相度準備賑濟第二狀

乞檢會應詔所論四事行下狀

進何去非備論狀

相度準備賑濟第三狀

相度準備賑濟第四狀

乞擢用劉季孫狀



乞于珪師號狀

繳進應詔所論四事狀

前連元祐五年六月奏狀

乞椿管錢氏地利房錢脩表忠觀及墳廟

狀

乞禁商旅過外國狀

元祐五年八月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檢會杭州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奏泉州百姓徐戩公案為徐戩不合專擅為高麗國雕造經板二千九百餘片公然載往彼國却受酬答銀三千兩公私並不知覺因此構合密熟遂專擅受載

國僧壽介前來以祭奠亡僧淨源為名欲獻金塔及欲住此尋師學法顯是徐戩不畏公法冒求厚利以致招來本僧搔擾州郡况高麗巨屬契丹情偽難測其餘戩公然交通略無畏忌乞法外重行以警閩浙之民杜絕姦細奉 聖旨徐戩特送千里外州軍編管至今年七月十七日杭州市舶司準密州關報據臨海軍狀申準高麗國禮賓院據泉州綱首徐成狀稱有商客王應昇等冒請往高麗國公憑却發舟入大遼國買賣尋捉到王應昇等二十人及舟中貨物並是大遼國南棧銀絲錢物并有過海祈平安符

入大遼國額子二道本司看詳顯見閩浙商賈因往高麗遂通契丹歲久跡熟必為莫大之患方欲具事由聞奏乞禁止近又於今月初十日據轉運司牒準明州申報高麗人使李資義等二百六十九人相次到州仍是客人李球於去年六月內請杭州市舶司公憑往高麗國經紀因此與高麗國先帶到寶封文字一角及寄搭松子四十餘布袋前來本司看詳顯是客人李球因往彼國交構密熟為之鄉導以希厚利正與去年所奏徐戩情理一同見今兩浙淮南公私騷然文符交錯官吏疲於應答頃索假借行市為

之憂恐而自明及潤七州舊創約費二萬四千六百餘貫未論淮南京東兩路及京師館待賜予之費度不下十餘萬貫若以此錢賑濟浙西飢民不知全活幾萬人矣不惟公私勞費深可痛惜而交通契丹之患其漸可憂皆由閩浙姦民因緣商賈為國生事除已具處置畫一利害聞奏外勘會熙寧以前編勅客旅商賈不得往高麗新羅及登萊州界違者並徒二年並物皆沒入官竊原祖宗立法之意正為深防姦細因緣與契丹交通自熙寧四年發運使羅拯始遣人招來高麗一生厲階至今為梗熙寧編勅稍稍改

更慶曆嘉祐之法至元豐八年九月十七日勅惟禁往大遼及登萊州其餘皆不禁又許諸蕃願附舡入貢或商販者聽元祐編勅亦只禁往新羅所以姦民猾商等請公憑往來如織公然乘載外國人使附搭入貢搔擾所在若不特降指揮將前後條貫看詳別加刪定嚴立約束則姦民猾商往來無窮必為意外之患謹具前後條貫畫一如左

一慶曆編勅客旅於海路商販者不得往高麗新羅及登萊州界若往餘州並須於發地州軍先經官司投狀開坐所載行貨名件欲往某州軍

出賣許旨本土有物力居民三名結罪保明委不夾帶違禁及堪造軍器物色不至過越所禁地分官司即為出給公憑如有違條約及海舡無公憑許諸邑人告捉舡物並沒官仍估物價錢支一半與告人充賞犯人科違制之罪

一嘉祐編勅客旅於海道商販者不得往高麗新羅及至登萊州界若往餘州並須於發地州軍先經官司投狀開坐所載行貨名件欲往某州軍出賣許旨本土有物力居民三名結罪保明委不夾帶違禁及堪造軍器物色不至過越所

禁地分官司即為出給公憑如有違條約及海
舡無公憑許諸邑人告捉舡物並沒官仍估納
物價錢支一半與告人充賞犯人以違制論
熙寧編勅諸客旅於海道商販於起發州投狀
開坐所載行貨名件往某處出賣呂木上有物
力戶三人結罪保明委不夾帶禁物亦不過越
所禁地分官司即為出給公憑仍備錄舡貨先
牒所往地頭候到日點檢批鑿公憑訖却報元
發牒州即乘舡自海道入界河及往北界高麗
新羅并登萊界商販者各徒二年

一元豐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中書劄子節文請牒
廣州市舡司輒發過南蕃網舶舡非明州市舡
司而發過日本高麗者以違制論不以赦降去
官原減其發高麗舡仍依別條

一元豐八年九月十七日勅節文諸非抗明廣州
而輒發海商舶舡者以違制論不以去官赦降
原減諸商賈由海道販諸蕃惟不得至大遼國
及登萊州即諸蕃願附舡入貢或商販者聽
一元祐編勅諸商賈許由海道往外蕃與販並具
人舡物貨名數所詣去處申所在州仍呂木主

有初力戶三人委保物貨內不夾帶兵器若違
禁以堪造軍器并不越過所禁地分州為驗實
牒送願發船州置簿抄上仍給公據方聽候回
日許於合發船州住船公據納市船司即不請
公據而擅行或乘舡自海道入界河及往新羅
登萊州界者徒二年五百里編管

右謹件如前勘會元豐八年九月十七日指揮最為
害事將 祖宗以來禁人往高麗新羅條貫一時刑
去又許商賈得擅帶諸蕃附舡入貢因此致前件商
人徐戩王應昇李球之流得行其在今來不可不改

乞三省密院相度裁定一依慶曆嘉祐編勅施行不
惟免使高麗因緣猾高時來朝貢搔擾中國實免中
國茲細因往高麗遂通契丹之患謹錄奏 間伏候
勅旨

申明戶部符節略賬濟狀

元祐五年八月二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
杭州蘇軾狀奏臣近以今年浙西數郡大雨不止太
湖泛溢所在害稼尋於七月十五日具狀奏 間乞
下戶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兩路鈐轄司疾早相度來
年合與不合準備常平斛斛出糶救飢如合準備即

具諸州合用數目臣已約度杭州合用二十萬碩仍
委逐司擘畫合如何措置令米價不至大段翔湧收
糴得足如逐司以謂不須準備出糴救濟即令各具
保明來年委得不至飢殍流亡結罪聞奏令唯尚書
戶部符本路轉運提刑鈐轄司唯都省批送下八月
四日勅中書省知杭州充兩浙西路兵馬鈐轄蘇軾
奏勘會今年五六月間浙西數郡大雨不止太湖泛
溢所在害稼災傷之勢恐甚於去年伏望下戶部及
本路轉運提刑及兩路鈐轄司相度來年合如何準
備救濟候 勅旨八月四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奏

奉勅如右牒到奉行都省批八月五日辰時送戶部
施行內相度仍限半月者右日竊詳戶部符內止是
節略行下既奉 聖旨依奏即未審元初並依臣所
奏係有司節略為復只俟來戶部符下一節事理
切緣目前奏所乞如逐司以謂不須準備出糴救濟
即令各具保明來年委得不至飢殍流亡結罪聞奏
之意蓋欲逐司官吏依實相度不敢減裂頃至再具
申明伏乞 朝廷檢會目前奏逐節事理特賜明降
指揮施行謹錄奏 聞伏候勅旨 臣
相度準備賑濟第一狀

元祐五年九月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
蘇軾狀奏准尚書戶部符准。和知杭州兩浙西路
兵馬鈐轄蘇軾奏勘會今年五六月浙西數郡大雨
不止大湖泛溢所在害稼災傷之勢恐甚於去年伏
望下戶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兩路鈐轄司相度來年
合如何準備救濟奉 聖旨依奏都省批內相度限
半月本司今相度到準備救濟事件如左

一本司勘會去年八九月間杭州在市米價每斛
六十足至十一月足長至九十五足其勢方踊
貴問因朝旨寬減轉運司上供額斛三分之一

即時米價減落及本州正月內便行出糶常平
米至七月終共糶一十八萬餘石以此米價無
由增長人免流殍今來在市米見今已是七十
五文足至冬間轉運司收糶上供額斛及檢放
秋稅軍糧恐有闕少亦須和糶取足又本州須
糶常平米二十餘萬石諸州亦各收買似此爭
糶必須踊貴縱使大破官錢收糶得足亦恐來
年關食小民必不辨高價收買官米至時若米
貴人飢本司必須奏乞減價出賣竊料 仁聖
在上必不忍坐視人飢不許減價約度浙西諸

魏今年必須和糶常平米五十餘萬石準備來
年出糶若價高本重至時每斛只減十文亦須
坐失五萬餘貫而况饑饉已成流殍不已則
朝廷所以救恤之者其費豈止五萬貫而已哉
欲乞 聖慈特許寬減轉運司今來上供額斛
半仍依去年例令折價錢置場收買金銀紬
絹上供則 朝廷無所耗失而浙中米價稍平
常平收糶得足來年不至大段減價出賣耗折
常平本錢一路之人得免流殍為惠不小勘會
去年本司亦乞寬減上供額斛一半准 勅只

許寬減三十分之一今來災傷及揀放秋稅次第
皆甚於去年又緣連年災傷民力愈耗合倍加
存卹所以須奏乞寬減一半伏望 聖慈憐愍
一方特依所乞盡數寬減

一勘會熙寧八年兩浙饑饉 朝旨歲撥江西及
本路上供斛計一百二十萬石賜本路賑濟
只緣本路奏乞後時不及於事卒死五十萬人
去歲十一月二十九日 聖旨令運司撥上
供斛計二十萬石賜本路減價出糶所費只及
熙寧六分之一然及時濟用倉廩有備米不騰

踊人免徭務本丁冬木勘會蘇湖常秀等州頻
年災傷人戶披訴已倍去歲檢放苗米亦必加
倍不惟人戶闕食亦恐軍糧不足欲乞檢會去
年體例更賜加數特與截撥本路或發運司上
供斛斛三十萬石今本路減價出糶或用補軍
糧之闕伏望 聖慈體念一路軍民特與盡數
應副

右謹詳如前本司已具上項事件開牒本路轉運提
刑司照會相度施行去訖深慮轉運司官吏職在供
餽所有寬減額斛難於自言伏望 聖明以一方生

靈為心恭為首寬官吏之責特賜過慮及早施行又
况所乞數目雖廣而所耗損錢數不多若待飢饉已
成然後垂救則所費十倍無及於事伏乞決自 聖
意指揮三省更不下有司徃復勘當施行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相度準備賑濟第三狀

元祐五年九月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抗
州蘇軾狀奏近准 朝旨令本司及轉運司提刑司
相度準備來年被災闕食人戶本司已具二事聞奏
乞寬減轉運司土供額斛一半截撥上供米三十萬

碩準備及補軍糧之闕未蒙回降指揮本司再相度
來年準備大計全在廣糶常平斛斛米正月以後便
行出糶平准在市管價以免派殍之災此外更無長
策今來選差官吏開倉和糶優估米價戒約專到不
得乞覓非不嚴切然經今一月並無一人赴倉入中
體問得蓋是蘇湖常秀大段災傷兼自八月半間至
今陰雨不止沒湯之餘所收無幾又少遇晴乾已熟
者不得刈已刈者不得舂有谷無米日就腐壞見今
訪聞蘇秀兩在市米價已是九十五文足添長之數
災災未已本司欲便令杭州添價收糶不惟助長米

價為小民目下之患又官本既責來年難為出糶若
不添錢又恐終是收糶不行來年春夏間闕米出糶
必有派殍之憂竊料至時難以諱言災傷官吏亦須
畧具事實間奏 仁聖在上理無不救必須多方於
鄰路摩畫斛到賑濟若不預為之防則恐鄰路無備
臨時摩畫不行須至先事奏乞者若本司勘會去歲
朝旨寬減轉運司上供額斛二分之一却令將折斛
錢買銀絹上供又今年本司亦奏乞寬減額斛一半
如蒙施行即轉運司折斛錢萬數不少又勘會提刑
司今年諸州糶常平米至多所管常平司官錢萬數

不少但有錢無米坐視飢殍為憂不細欲乞 聖慈
過為防慮特勅裝運司相度擘畫錢本於江淮近便
豐熟州軍差官置場和糴白米五十萬石嚴賜指揮
須管數足仍般運至真揚州揆管若令來春本路關
常平米出糴即今裝運司撥裝於透州下卸仍以本
路常平錢充還若至時本路常平米有備不須般運
上件米出糴即就撥充本路轉運司上供額斛却以
寬減折解錢充還如此即於朝省錢物無所耗損而
於本路生靈億萬性命稍免溝壑之憂謹錄奏 聞
大 候 勅 旨

貼黃今年災傷實倍去年但官吏上下皆不樂
檢放諱言災傷只如近日秀州嘉興縣因不受
訴災傷詞狀致踏死四十餘人大率所在官吏
皆同此意但此一處以踏死人多獨彰露耳若
朝廷只據逐處申奏及檢放秋稅分數即無由
盡見災傷之實又臣軾切見轉運提刑司所奏
災傷皆無迫切懇至之語朝論必以臣為過當
然臣實見連年災傷父老皆言事勢不減熙寧
民間有錢尚困無米餓死數十萬人况今民間
絕無見錢若又無米則流殍之災未易度量

伏望 聖慈深為防慮若來年人戶元不闕食
不須如此摩畫則臣不合過當張皇之罪所不
敢詞縱被誅譴終賢於有災無備坐視人死而
不能救也

乞檢會應詔所論四事行下狀

元祐五年九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
杭州蘇軾狀奏右臣今年六月九日輒具 朝廷至
仁寬貸宿逋已行之命為有司所格江使王澤不得
下派者四事其一曰見欠市易籍納產業 聖恩並
許給還或貼納收贖而有司妄出新意創為籍納折

納之法使十有八九不該給贖其二曰積欠鹽錢

聖恩已許只納產場鹽監官本價錢其餘並與除放
而提舉鹽事司執文害意謂非貧乏不在此數其三
曰登極大赦以前人戶以產當酒見欠者亦合依鹽
當錢法只納官本其四曰元豐四年杭州揀下不堪
上供和買絹五萬七千八百九十疋並抑勒配賣與
民不住鞭笞催納至今尚欠八千二百餘貫並合依
今年四月九日 聖旨除放然臣具此奏論經今一
百八日不蒙回降指揮乞檢會前奏四事早賜行下
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尚書省取會到諸處稱不曾

承受到上件奏狀仍連元狀十二月十八日三省同
奉 聖旨令蘇軾別具間奏仍仰戶部指揮根究前
奏申尚書省

進何去非備論狀

元祐五年十月十八日罷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
州蘇軾狀奏右臣自揣虛薄叨座待從常求勝已以
為報國恭惟

先皇帝道配周孔言成典謨雲漢之光藻飾萬物而
臣子莫副其意蓋嘗當食不御有才難之歎伏見承
奉郎徐州學教授何去非文章議論實有過人筆

勢雄健得秦漢間風力元豐五年以累舉免解荅策
廷中極論用兵利害 先帝覽而異之特授右班殿

直使教授武學不久遂為博士日竊揆 聖意必將

長育成就以待其用豈特以一博士期去非而已哉

而去非立志強毅不苟合於當時公卿故莫為一言

推轂成就之者臣任翰林學士日嘗具以此間乞換

文資置之太學雖蒙恩換承奉郎而今者乃出為徐

州教授比於博士乃似左遷非獨臣人微言輕不足

取信亦恐 朝廷不見其文章議論無以較量其人

謹繕寫去非所著備論二十八篇附遞進上乞降付

三省執政考覓如不繼乞除一館職非獨以收羅逸才風曉士類亦以彰先帝知人之明一經題目決無虛士書之史毋足為光華若後不如所舉日甘伏朝典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相度準備賑濟第三狀

元祐五年十月二十一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奉 朝旨相度準備來年賑濟關食人戶尋具畫一事件 聞奏內多糴常平以備來年出糴平準市價一事最為要切見今浙西諸郡米價雖貴然亦不過七十足竊度來年青黃不交

之際米價必無一百以下至時若依元價出糴猶可
以平糴期躡之患終勝於官無斛斛坐視流殍而提
刑司專務靳惜兩三錢過行文字減勒官估臣已指
麾杭州不得減價依舊作七十收糴見今亦不過糴
得三萬餘石其餘諸郡不敢有違訪聞蘇秀最係出
米地分見今不過糴得二三萬石而湖州一處災傷
為甚提刑司已指麾本州任糴却令蘇州撥常平米
五萬石與湖州又令秀州撥十萬石與杭州若湖得
五萬石猶恐未足於用而蘇秀撥十五萬石深慮逐
州不免妨闕若新糴不多即是兩頭闕事而般運水

脚兵稍有偷盜耗失之費亦與所減兩三錢不爭若使來年官米數少不能平壓市價致有流殍更煩朝廷裁撥斛斛散與飢民則為十倍之費乃是所減毫毛而所捐丘山大為非策訪聞諸郡富民皆知來年必是米貴各欲廣行收糶以規厚利若官估稍優則農民米貨盡歸於官此等無由乘時射利吞併貧弱故造作言語以搖官吏皆言多破官錢深為可惜若便為減價住糶正墮其計况今來已是十月下旬不過更一二十日即無收糶縱却添價亦不及事恐有誤來年出糶大事所以須至別作條子書仰訴 朝

吏級臣先於九月十七日曾奏乞下發運司於豐熟近便州軍和糶五十萬石以備常平米不足般取出糶却以本路常平錢還發運司若常平米足用即充本路轉運司上供米仍以額斛錢撥還兼勘會淮南大熟揚州高郵軍米價甚平若行此策顯無妨害伏望 聖慈檢會前奏速賜施行與此一方連年被災之民廣作準備謹錄奏 聞伏候 救旨

相度準備賑濟第四狀

元祐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勘會今年本路風水之災倍

於去年本司累具合行救濟事件聞奏伏料 仁聖
在上必已矜察見今蘇湖杭秀等州米價日長杭州
所糶麤米以備出糶每斛不下六十七至七十足錢
猶自收糶不行恐湏至更添錢招買方稍足用竊計
開春米價必是翔踊若依條不虧元價出糶則官本
已重小民艱於收糶無以救濟貧下平準市價若奏
乞減價出糶又恐耗尖常平官本亦非長策

則黃常平
糶米豐凶

之際平準物價以救民命繫利害至重本司已累奏乞指揮諸路專
行糶糶不得別將他用如召募飢民興土功水利之類有出無入即
漸耗散伏望
朝廷留意

杭州裏外見管義倉米四萬餘石準條災

場之年並許依散賑濟本州相度若待饑饉已成方

上件義倉米盡行依散亦未能盡濟飢民惟是開
春已後縱見在市米價增長即便將義倉常平米賤
價出糶回市價不長則一郡之民人人受賜今來起
請欲乞將常平米除條三年以上依條合減價外其
餘並每斛減五文內係今年貴價收糶者每斗減二
十文足出糶仍將義倉米隨色額估定賤價一匙出
糶所收錢並用填還常平所虧官本錢如項還足外
尚有利數亦許撥項本路別州常平米所虧官本錢
仍下浙西諸郡依此體例施行所貴本路明年飢民
普得賤米喫用全活億萬性命其利至博而其實止

於耗却義倉元不破官本米貨十餘萬石況自有條
災傷之歲許將義倉米俵散但俵散之所及者狹不
如出糶之利所及者廣伏望 聖慈特出宸斷早賜
施行謹錄奏 聞伏候 敕旨

貼黃本司相度來年艱食之勢深可憂畏若候
饑饉已成疾疫已作 仁聖在上必須廣作擘
畫錢米救濟其費必相信徒若行本司所奏開
春便行出糶則米價不長億萬生聚人人蒙賜
賑今年已是十一月未乞速賜施行所貴正月
內便得開倉出糶

乞糶用劉季孫狀

元祐五年十一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
蘇軾狀奏右日自少聞趙元昊寇延州危急環慶將
官劉平以孤軍來援姦臣不救平遂戰沒竟罵賊不
食而死平有數子皆才用絕人不幸早世今臣所與
同僚路分都監左藏副使劉季孫則平之少子篤志
力學博通史傳工詩能文輕利重義雖文臣中亦未
易得而其練達武經講習邊政乃其家學至於奮不
顧身臨難守節以臣度之必不減平今平諸子獨有
季孫在而年已五十有八雖備位將領未盡其用伏望

朝廷特賜採察權置邊庭要害之地觀其設施別加
陞進不獨為忠義之勸亦以廣文武之用如蒙
朝廷擢用後犯入已賊父不如所舉臣甘伏
朝典

謹錄奏 聞伏候 教旨

乞子珪師號狀

元祐五年十二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
蘇軾狀奏為會杭州平陸本江海故地惟附山乃甘
泉其餘井皆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
其後白居易亦治湖浚井以足民用嘉祐中知州沈
遵增置一大井在美仁坊今謂之沈公井最得要地

四遠取汲而創始城裂水常不應至熙寧中六井與
沈公井例皆廢壞知州陳襄選差僧仲文子珪如王
思坦四人董治其事終完既畢歲適大旱民走於水
為利甚博臣為通判親見其事經今十八年沈公井
長衰終歲枯涸民去水遠者率以七八錢買水一
軍營尤為苦臣尋訪求熙寧中修井四得而三
已亡獨子珪在年已七十精力不衰問沈公井後
壞之由于珪云熙寧中雖已修完然不免以竹為管
易致廢壞遂摩畫用瓦筒盛以石槽底蓋堅
周密水既足用永無壞理又於六井中控制餘

仁和門外及成果碓等指揮五營之間創為二井
皆自來去井最遠難得水慶西湖甘水殆遍一城軍
民相度若非子珪心力才幹無緣成就緣子珪先已
蒙恩賜紫欲乞特賜一師號以旌其能者右臣體問
得靈石多福院僧子珪委有戒行自熙寧中及今兩
次遷差修井營幹勞若不避風雨顛有成效如蒙
聖恩賜一師號即乞以惠遷為號取易所謂其居其
所而遷之義謹錄奏 聞伏候 教旨

綴進應詔所論四事狀

前連元祐五年六月奏狀

元祐六年正月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

蘇軾狀奏右臣去年六月具狀奏聞乞申明給還市
易折納產業及除放積欠鹽錢并人戶又買退縮錢
四事未蒙回降指揮今月五日准元祐五年十二月
十九日尚書省劄子會到諸處稱不曾承受到上件
奏狀十二月十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令臣別具聞
奏者今重具到元奏狀繳連在前謹錄奏 聞伏候
教旨

點黃臣竊見浙中州縣市井人煙比二十年前
不及四五所在酒稅課利虧欠只如杭州酒務
課利昔年三十餘萬貫今來只及二十餘萬貫

其在大率類此 朝廷力行仁政不為不久而
公私周耗終不少蘇蓋是商賈物貨元不遠行
故也自來民間買賣例少見錢惟籍所在有富
實人戶可倚信者賒買而去歲之往來常買新
貨却索舊錢以此行商坐賣兩獲其利今浙中
州縣所理私債大半係欠官錢人戶官錢尚不
能足私債更無由催以此商旅不行公私受實
若行此四事則官之所失止是虛數而人戶一
蘇三二年間商旅必復通行酒稅課利漸可復
舊所補不小

乞椿管錢氏地利房錢修表忠觀及墳廟狀
元祐六年二月二十八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
杭州蘇軾狀奏檢准熙寧十年十月十一日中書劄
子節文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趙抃奏
伏見故吳越國王錢氏有墳廟在本州界欲乞兩縣
應管錢氏諸墳廟每縣選委僧道一名專切主管內
錢塘縣界文穆王元瓘等二十六處墳廟勘會當州
天慶觀道正通教大師錢自然本錢氏直下子孫欲
令錢自然永遠住持并臨安縣界武肅王鏐等墳廟
一十一處今召到本縣淨土寺賜紫僧道微乞依錢自

然例主管又勘會得文穆王元瓘墳廟并忠獻王仁
佐墳並在龍山界其側有香火妙因院本錢氏建造
見是道正錢自然權令徒弟道士在彼看守欲望改
賜觀額令錢自然已下徒弟永遠住持漸次修葺兼
得就便照管墳廟不至荒廢奉敕依奏其錢塘妙因
院特改賜表忠觀為額并臨安淨土寺令尚書祠部
每遇同天節各特與被剃童行一名又准元豐五年
三月十八日中書劄子節文皇城使慶州防禦使錢
暉等奏臣等先臣祠廟在杭越二州者五所墳壠在
錢塘臨安兩縣者六十餘處獨臨安有田園房廊

一千三百四十貫有奇太平興國已後寄納本縣
至大中祥符間本處申明蒙 朝旨令杭州樓店務
軍資庫作臣家錢寄納日後不曾請領近歲先臣
祠廟例皆摧塌私家無力修葺前項寄納錢數雖多
切緣年歲深遠不敢更乞支給今只乞降指揮下杭
州許將臨安縣舊田園房廊撥還臣家庶收歲課漸
次完補墳廟謹錄奏 聞伏候 敕旨

右奉 杭州 聖旨

年特支錢五百貫與表忠觀置簿拘管只得修葺墳
廟不得別將支用劄付杭州准此者臣檢會熙寧十
年七月二十六日提管內道正錢自然狀乞將臨安

縣祖先置到產業每年收掠債錢一千三百五十四貫修葺諸處墳廟此時差官檢討到錢塘臨安縣所管錢氏墳廟委是造來年深木植朽損共合用工料價錢一萬二千八百九十貫九百九十九文及臨安縣勘會到管納錢氏歸官房廊田產等債錢年納一千三百五十四貫三百四十文省送納軍資庫尋係本州申奏乞將臨安縣管催上件債錢支撥修葺約計九年方得完備直至元豐五年內因皇城使錢暉等奏乞方准當年三月十八日中書劄子奉 聖旨每年特支錢五百貫與表忠觀修葺墳廟不得別將

支用自後至元祐五年雖支得四千五百貫省蓋爲廟宇舊屋間架元造廣大一百餘年不曾修治例皆損塌須得一起修葺稍可完補若每年只支得五百貫雖逐旋修得大段倒塌去處又爲連接屋宇數多隨手損塌自熙寧十年檢討止今又及二十四年尋於去年再差官重行檢討到兩縣墳廟已修再損未及修屋宇神像等共合用工料價錢內臨安縣四千三百五十八貫一百四十四文省錢塘縣一萬二千五百二十貫五百九十一文省兩縣共合用工料價錢計一萬六千八百七十八貫七百二十五文省須至

奏陳者右臣竊惟錢氏之忠著於甲令朝野共知不待臣言而墳廟荒毀行路嗟傷就使朝廷特賜錢物爲之修完猶不爲過而况本家自有地利房錢可以支用豈忍利此毫末歸之有司恭惟神宗皇帝深念錢氏之忠特改妙因院賜名表忠觀仍使其裔孫道士錢自然住持而有司不能推明

聖意奏乞盡數撥還地利房錢以取修完經今十四年乘忠觀既未成就而諸處墳廟依前荒毀使

先帝表顯忠臣之意徒爲空言臣臣愚欲聖慈特許每年臨安縣所收地利房錢一千三百五十四貫

三百四十五文省令表忠觀每遇修本觀及抗越州諸墳廟即具所修名件及合用錢數赴州請領仍候修造了差官檢計具委無大破保明申州所費事體稍正毋使小民竊議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

貼黃如象 朝廷依奏即乞指揮本州將逐年所收到上件地利房錢令須樁管只得充修造表忠觀及錢氏墳廟使用官私不得別行支借使用

東坡奏議卷第九

乞相度開石門河狀

再乞發運司應副浙西米狀

杭州召還乞郡狀

撰上清儲祥宮碑奏請狀

進單錫吳中水利書狀

辭免撰趙瞻神道碑狀

再乞郡劄子

乞將上供封樁斛斛應副浙西諸郡接續

糶米劄子

乞擢用程遵彥狀

乞外補迴避賈易劄子

辨賈易彈奏待罪劄子

辨題詩劄子奏狀附

乞相度開石門河狀

元祐六年三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謹按史記秦始皇三十六年東游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始皇帝以天下之力徇其意意之所欲出船山橋海無難而獨畏浙江水波惡不取徑渡以此知錢塘江天下之

峻無出其右者臣昔通守此邦今又忝郡寄二十年間親見覆溺無數自溫台明越往來者皆由西與徑渡不涉浮山之峻時有覆舟然尚希少自衢睦處婺宣歙饒信及福建路八州往來者皆出入龍山公泝此江江水灘淺必乘潮而行潮自海門東來勢若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魚浦諸山相望犬牙錯入以亂潮水洄洑激射其怒自倍沙磧轉移狀如鬼神往徃於淵潭中湧出陵阜十數里旦夕之間又復失去雖舟師没人不能前知其深淺以故公私坐視覆溺無如之何老弱叫號求救於湍沙之間聲未及終已

東坡志林
為潮水卷去行路為之流涕而已縱有勇悍敢往之人又多足盜賊利其財物或因而濟之能自全者百無一二性命之外公私亡失不知一歲九幾千萬而衢睦等州人眾地狹所產五穀不足於食歲常漕蘇秀米至桐廬散入諸郡錢塘億萬生齒待上江薪炭而活以浮山之峻覆湖留礙之故此數州薪米常貴又衢睦歙等州及杭之富陽新城二邑公私所食益取足於杭秀諸場以浮山之峻覆湖留礙之故官給脚錢甚厚其所亡失與依託風水以侵盜者不可勝數此最其大者其餘公私利害未可以一二遽數

臣伏見宣德郎前權知信州軍州事侯臨因葬所生母於杭州之南蕩往來江濱相視地形訪聞父老參之舟人反復講求具得其實建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或因斥鹵棄地鑿為運河此黃石門定止之南則地皆斥鹵不壞民田又自新河以水不到南則河水皆斥鹵可化為良田然近江薄數十年後江水轉移河不堅久若自石門而東出定山之北則地堅土厚又遠無虞民田而五六千畝又失所謂良田之利體問民田之良者不過司及所差官引浙江及谿谷諸水凡二十二里有奇詳議其利害司引浙江及谿谷諸水凡二十二里有奇以達于江又並江為岸度潮水所向則用石所不向則用竹大凡八里有奇以達于龍山之天慈浦自大

慈浦北折抵小嶺下鑿嶺六十五丈以達于嶺東之
古河因古河稍加浚治東南行四里有竒以達于今
龍山之運河以避浮山之嶮度用錢十五萬貫用捍
江兵及諸郡廂軍三千人二年而成臣與前轉運使
葉溫叟轉運判官張璠躬往按視皆如臨言凡福建
兩浙士民間臣與臨欲奏開此河萬口同聲以為莫
大無窮之利臣縱欲不言亡為衆論所迫勢不得默
亡臣聞之父老章獻皇后臨朝日以江水有皇天
蕩之嶮內出錢數十萬貫築長蘆起僧舍以拯溺者
之見先帝以長淮之嶮賜錢十萬貫米十萬石

夫九萬二千人以開龜山河今浮山之嶮非特長蘆
龜山之比而二聖仁慈視民如傷必將捐十五萬緡
以平此積嶮也謹昧死上臨所陳開石門河利害事
狀一本及臣所差觀察推官董華用臨之說約度功
料貼黃董華外料只是約度大數若蒙朝廷及合用
相度可以施行更乞別差官入細計料錢物料狀一本并地圖一面伏乞
降付三省看詳或
召臨赴省面加質問仍乞下本路監司或更特差官
同共相視若臣與臨言不妄乞自朝廷掌畫支賜錢
物施行臣觀古今之事非知之難言之亦易難在成
之而已臨之才幹衆所共知臣謂此河非臨不成伏

望 聖慈特賜訪問左右近臣必有知臨者乞專差
臨監督此役不惟救活無窮之性命完惜不賞之財
物又使數州薪米流迢田野市井詠歌聖澤子孫不
忘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今建此議不知者必有二難其一不過謂
浙江浮山之嶮經歷古今賢哲多矣若可平治
必不至今日知此乃老議臆度不足取信只如
龜山新河易長淮爲安流近日呂梁之嶮竊聞
亦已平治豈可謂古人偶未經意便謂今人不
可復作其一不過謂並江作岸爲潮水所衝蓋

必不能經久今浙江石岸亦有成規自古本用
木岸轉運使張夏始易以石自龍山以東江水
溢深石岸立於漲沙之上又潮頭爲西陵石磯
所射正戰於岸下而四五十年隄然不動雖時
有缺壞隨即脩完入不告勞官無所費今自大
慈浦以西江水皆露出石脚而潮頭自龍山轉
向西南則岸之易成而難壞非張夏所建東堤
之比也

再乞發運司應副浙西米狀

元祐六年三月二十三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前

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蒙恩詔召赴闕庭竊以浙西二年水災蘇湖為甚雖訪聞已詳而百聞不如一見故自下塘路由湖入蘇目親積水未退下田固已沒於深水今歲必恐無望而中上田亦自渺漫婦女老弱日夜車吠而滂雨不止退寸進尺見今春晚並未下種鄉村闕食者衆至以糟糠雜芹萁食之又為積水占壓新為難得食糟飲冷多至脹死並是臣親見即非傳聞春夏之間流殍疾疫必起逐州去年所糶常平米雖粗有備見今州縣出賣米價不甚翔踊但鄉村遠處飢餓之民不暇赴城市收糶官吏欲差

舡載米下鄉散糶即所須數目浩漣恐不能足用夏秋之間必大乏絕又自今已往若得滂雨稍止即農民須趁初夏秧種車水耕耘之勞十倍常歲全藉糧米接濟見今已自闕食至時必難施功縱使天假之年亦無所望公私狼狽理在必然臣去歲奏乞下發運司於江東淮南豐熟近便處糶米五十萬石準備浙西災傷州軍般運兌撥出糶賑濟尋蒙聖恩行下云已降指揮令發運司兌撥令起上供并封樁等錢一百萬貫趁時糶賣斛封封樁準備移用送戶部依已得指揮餘依浙西鈔轄司所奏施行聖旨既下本

路具聞農民欣戴始有生意而發運司官吏全不上
體仁聖恤民之意奏稱淮南江東米價高貴不肯收
糶勘會浙西去歲米價例皆高貴杭州亦是七十足
錢收糶壹斛雖是貴糶猶勝於無米坐視民死今來
發運司官吏親被聖旨全不依應施行只以米貴爲
詞更不收糶使聖主已行之命頓成空言飢民待哺
之心中塗失望却便指準前年朝旨所撥上供米二
十萬石與本路內出糶不盡米一十六萬七千石有
零充填今來五十萬石數目外只乞於上供米內更
截撥二十萬石與本路相兼出糶切緣上件出糶不

盡米一十六萬七千餘石久已指在本路臣元奏乞
於發運司糶五十萬石之時已是指準上件米數支
用外合更要五十萬石今來運司却將前件聖恩折
充今年所賜吏民間之何由心服臣已累具執奏未
奉朝旨今來親見數州水災如此飢殍之勢極可憂
畏既忝近侍理合奏聞豈敢爲已去官遺患後人更
不任責伏望聖慈察臣微誠垂憐一方特賜指揮發
運司依元降指揮除已截撥二十萬石外更允撥三
十萬石與浙西諸州充出糶借貸如發運司去年元
不收糶無可允撥即乞一面截留上供米充滿五十

萬石數目却令發運司將封搭一百萬貫錢候今年秋熟日收糴填還若朝廷不以臣言為然待飢饉疾疫大作方行賑濟即恐須於別路運致錢米累雖百萬亦恐不及於事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發運司奏云淮南宿亳等州災傷米價高處七十七文江東米價高處七十七文切緣臣元奏乞於豐熟近便處收糴訪聞揚楚之間穀熟米賤今來發運司却引宿亳等州米價最高處以拒塞朝旨顯非仁聖勤恤及臣元奏乞本意又貼黃差依發運司所奏將出糶不盡一十六

萬七千有餘石充數外猶合撥三十四萬石方滿五十萬數今來只撥二十萬石顯虧元降聖旨一十四萬石而况上件出糶不盡米已係前年聖恩所賜發運司不合指準充數顯虧三十萬石又貼黃如蒙施行乞下轉運司多撥數日與蘇湖川如合賑濟更不拘去年放稅分數施行又貼黃若行下有司反覆住滯必不及事只乞斷自聖心速降指揮

杭州召還乞郡狀

元祐六年五月十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前知

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奉詔書及聖旨劄子不允
臣辭免翰林學士承旨恩命及乞郡事臣已第三次
奏乞除臣揚越陳蔡一郡去訖竊慮區區之誠未能
遷回天意須至盡露本心重干聖駟死罪惶
恐死罪臣昔於治平中自鳳翔職官得替入朝首被
英宗皇帝知遇欲驟用臣當時宰相韓琦以臣年少
資淺未經試用故且與館職亦會臣丁父憂去官及
服闋入覲便蒙神宗皇帝召對面賜恩激許臣職外
言事自惟羈旅之臣未應得此豈非以英宗皇帝知
臣有素故耶是時王安石新得政變易法度臣若少

加附會進用可必自惟遠人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
欺天負心欲具論安石所為不可施行狀以裨萬一
然未測聖意待臣深淺因上元有旨買燈四千腕有
司無狀虧減市價臣即上書論奏先帝大喜即時施
行臣以此卜知先帝聖明能受盡言上疏六十餘言
極論新法不便後復因考試進士擬對御試策進上
并言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先帝雖未聽從然亦嘉
臣愚直初不詰問而安石大怒其黨無不切齒爭欲
傾臣御史知雜謝景溫首出死力彈奏臣丁憂歸鄉
日舟中曾販私鹽遂下諸路體量追捕當時捕工簡

手等考據取證但以實無其事故鍛鍊不成而止臣
緣此懼禍乞出遠三任外補而先帝眷臣不衰特因
賀謝表章即對左右稱道黨人疑臣復用而李定何
正臣舒亶三人構造飛語醞釀百端必欲致臣於死
先帝初亦不聽而此三人執奏不已致臣得罪下獄
定等選差悍吏皇遵於帶吏卒就湖州追攝如捕寇
賊臣即與妻子訣別留書與弟徹處置後事自期必
死適揚子江便欲自投江中而吏卒監守不米到獄
即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獄有所約救故獄吏
不敢別加非橫臣亦覺知先帝無意殺臣故復留殘

喘得至今日及竄責黃州每有表疏先帝復對左右
稱道良憐獎激意欲復用而左右固爭以為不可臣
雖在遠亦具聞之古人有言聚蚊成雷積羽沉舟言
寡不勝衆也以先帝知臣特達如此而臣終不免於
患難者以左右疾臣者衆也及陛下即位起臣於賤
所不及一年備位禁林遭遇之異古今無此臣每自惟
昆蟲草木之微無以仰報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獨立
不倚知無不言可以少報萬一始銜前差願利害與
孫永傳堯俞韓維爭議因亦與司馬光異論光初不
以此愆臣而臺諫諸人逆探光意遂與臣為仇臣又

素疾程頤之姦未嘗故以色詞故頤之黨人無不側
目自朝廷廢黜大姦數人而其餘黨猶在晏近陰為
之地特未發亦小臣周程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配
享以嘗試朝廷料種草芥之微敢慮此議必有陰主
其事者是以以上書逆折其姦鋒乞重賜行遣以破小
人之謀因此黨人尤加忿疾其後又於經筵極論黃
珂不可回奪利害且上疏爭之遂大失執政意積此
數事恐別致患禍又緣臂痛目昏所以累章力求補
外竊伏思念自忝禁近三年之間甚諫言臣者數四
只因發策草麻羅織語言以為謗訕本無疑似白加

誣執其詞
昧諸愬陛下深其無實而不降出者又
不知其
矣若非二月洞照肝高則臣為黨

人所傾首
不保豈敢望如先帝之赦臣乎自出知

杭州二年
免知言中間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二人

蓋攻積弊
不獲已陛下亦已赦臣而言者不赦論

奏不已其
豈為顏章等哉以此知黨人之意未嘗

一日不在傾臣
洗垢求瑕止得此事今者忽蒙聖恩召

審為執政此
一事皆非大臣本意高
計黨人必大
有忌慮焉以須勢必如此聞命悸恐以

福為災即日
上章辭免乞郡行至中路果聞弟轍為

臺諫所攻般
出麻字待罪又蒙陛下委曲照見情狀

方獲保全臣之剛褊衆所共知黨人嫌忌甚於弟轍豈敢以衰病之餘復犯其鋒雖自知無罪可言而今之言者豈問是非曲直竊謂人主之待臣子不過公道以相知黨人之報怨嫌必爲巧發而陰中臣豈敢恃二聖公道之知而傲黨人陰中之禍所以不避煩瀆自陳入仕以來進退本末欲陛下知臣危言危行獨立不回以犯衆怒者所從來遠矣又欲陛下知臣平生冒涉患難危嶮如此今餘年無幾不免有遠禍全身之意再三辭遜實非矯飾柳下惠有言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臣若貪得患失隨世俛仰改其

常度則陛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終不變則群小側目必無安理雖蒙二聖深知亦恐終不勝衆所以反覆計慮莫若求去非不懷戀天地父母之恩而衰老之餘耻復與群小計較短長曲直爲世間高人長者所笑伏望聖慈察臣至誠特賜指揮執政檢會累奏只作執嫌回避早除一郡所有今來奏狀乞留中不出以休全臣子臣不勝大願若朝廷不以臣不才猶欲驅使或除一重難邊郡臣不敢辭避報國之心死而後已惟不願在禁近使黨人猜疑別加陰中也干犯天威謹俟并質臣不任祈天請命戰恐殞

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貼黃臣受聖知最深故敢披露肝肺盡言無隱
必致當途怨怒愈為身災君臣不密周易所戒
故親書奏狀眼昏字大又涉不恭進退惟谷伏
望 聖 慈寬赦臣不勝戰恐之至

撰上清儲祥宮碑奏請狀

元祐六年六月二十六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
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近准敕修蓋上清儲祥宮將
欲了畢合用修宮記差臣撰文并書石今有下項事
合奏請者

一竊見上清宮元係太宗皇帝初建於慶曆中遭
火焚蕩今欲見元建及遺火年月乞下史院檢會降
一今來上清儲祥宮係神宗皇帝賜名方議修蓋
至元祐中蒙內出錢物修蓋成就今欲見先朝
所賜錢物并今來內出錢物數目及係是何庫
錢又撥或係太皇太后皇帝本殿錢物並乞檢
會降下

一今欲見神宗皇帝賜名修宮因依及二聖賜錢
修蓋成就意指乞賜頒示

一臣竊見朝廷自來修建寺觀多是立碑仍有銘

文於體為宜者只作記即更無銘未委今來為
碑為記乞降指揮

一准教差臣書石合書篆額入銜位姓名乞檢會
降下

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進單錫吳中水利書狀單錫書附卷末

元祐六年七月二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
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竊聞議者多謂吳中本江海
太湖故地魚龍之宅而居民與水爭尺寸以故常被
水患蓋理之當然不可復以人力疏治是殆不然臣

到吳中二年雖為多雨亦未至過甚而蘇
常三州
皆大水害稼至十七八今年雖為滄雨過
三州之

水遂合為一大湖松江與海渺然無辨者蓋因二年

不記之水非今年積雨所能獨致也父老皆言此患

所從來未遠不過四五十年耳而近歲特甚蓋人事

不修之積非特天時之罪也三吳之水潴為太湖湖

之水溢為松江以入海海水日兩朝潮濁而江清潮

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

故吳中少水患昔蘇州已東官私舟船皆以篙行無

陸挽者古人非不知為挽路以松江入海大湖之阻

疾不敢鯁塞故也自慶曆以來松江始大築挽路建
長橋植千柱水中宜不甚礙而夏秋漲水之時橋上
水常高尺餘况數十里積石壅土築為挽路乎自長
橋挽路之成公私漕運便之日葺不已而松江始艱
壅不快江水不快軟緩而無力則海之泥沙隨潮而
上日積不已故海口埋滅而吳中多水患近日議者
但欲發民浚治海口而不知江水艱壅雖暫通快不
過歲餘泥沙復積水患如故今欲治其本長橋挽路
固不可去惟有鑿橋路於舊橋外別為千橋橋拱各
二丈千橋之共為二千丈水道松江宜加延駛然後

官私出力以浚海口海口既浚而江水有力則泥沙
不復積水患可以少衰臣之所聞大略如此而未得
其詳舊聞常州宜興縣進士單錫有水學故召問之
出著吳中水利書一卷且口陳其曲折則臣言止得
十二三耳臣與知水者考論其書疑可施用謹繕寫
一本繳進上伏望聖慈深念兩浙之富國用所恃
歲漕都下米百五十萬石其它財賦供餽不可悉數
而十年九漕公私凋弊深可憇惜乞下臣言與錫書
委本路監司躬親按行或差強幹知水官吏考實其
言圖上利害臣不勝區區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辭免撰趙瞻神道碑狀

元祐六年七月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准敕差撰故中散大夫同知樞密院趙瞻神道碑并書者右臣平生不為人撰行狀埋銘墓碑士大夫所共知近日撰司馬先行狀蓋為光曾為亡母程氏撰埋銘又為范鎮撰墓誌蓋為鎮與先臣洵平生交契至深不可不撰又奉詔撰司馬光富弼等墓碑不敢固辭然終非本意况臣老病廢學文辭鄙陋不稱人子所以敬顯揚其親之意伏望聖慈別擇能者特許辭免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再乞都劄子

元祐六年七月六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聞朝廷以安靜為福人臣以和睦為忠若喜怒愛憎互相攻擊則其初為朋黨之患而其末乃治亂之機甚可懼也臣自被命入覲夔以血懇頻干一郡非獨顧衰命為保全之計實深為朝廷求安靜之理而事有難盡言者臣與賈易本無嫌怨只因臣素疾程頤之姦形於言色此臣剛褊之罪也而賈具頤之死黨專欲與頤報怨因頤叢誘孔文仲令以其私意論事為文仲所奏頤既得罪易

亦坐去而易乃於謝表中誣臣弟轍滿世密命緣此
再貶知廣德軍故怨臣兄弟最深臣多難早衰無心
進取豈復有意記憶小怨而易在必報未嘗一日忘
臣其後召為臺官又論臣不合刺配杭州凶人顏章
等以此見易於臣不報不已今既擢貳風憲付以雄
權升沉進退在其口吻臣之綿步豈勞排擊觀其意
趣不久必頌言臣并及弟轍既備位執政進退之
體則易必須夙結黨與再三論奏煩瀆聖
賜施行使臣終不免被人言而去則臣雖自願無罪

中無所愧而於二聖眷待獎與之意則似不終竊惟
天地父母之愛亦必悔之伏乞檢會前奏速除一郡
此疏即乞留中庶以保全臣子取進止

貼黃臣前在由京所奏乞留中一狀亦乞更賜
詳覽施行

又貼黃臣從來進用不緣他人中外明知獨受
聖眷乞賜保全令得以理進退若不早與一郡
使臣不免被人言而出天下必謂臣因蒙聖知
故遭破壞所損不細矣

又貼黃臣未請杭州以前言官數人造作謗議

皆言屢有章疏言臣二聖曲庇不肯降出臣尋
有奏狀乞賜施行遂蒙付外考其所言皆是羅
織以無為有只如經筵進朱雲故事云是離間
大臣之類中外傳笑以謂聖世乃有此風今臣
若更少留必須拮拾似此等事雖聖明洞照有
無而黨與既衆執奏不已則朝廷終亦難違其
意縱未責降亦須出臣勢必如此何如今日因
臣親嫌之請便與一郡以全二聖始終之恩若
聖慈於臣眷眷不已不行其言則必須騰謗以
謂二聖私臣曲行庇蓋臣既未能補報萬一而

使浮議上及聖明死有餘罪矣伏乞痛賜閔察
早除一郡

乞將上供封樁斛斛應副浙西諸郡接續糶米劄子
元祐六年七月十二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
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伏見浙西諸郡二年災
傷而今歲大水蘇湖常三郡水通為一農民栖於血
墓舟棧行於市井父老皆言耳目未曾聞見流殍之
勢甚於熙寧臣聞熙寧中杭州死者五十餘萬蘇州
三十餘萬未數他郡今既秋田不種正使來歲豐稔
亦須七月方見新穀其間饑饉變故未易度量具人

雖號柔弱不爲大盜而宣歙之民勇悍者多以販鹽爲業百十爲群往來浙中以兵杖護送私鹽官司以其不爲他盜故略而不問今人既無食不暇販鹽則此等失業聚而爲寇或得豪猾爲之首帥則非復巡檢縣尉所能辨也恭惟二聖視民如子苟有可救無所吝惜凡守臣監司所乞一一應副可謂仁聖勤恤之至矣然臣在浙中二年親行荒政只用出糶常平米一事更不施行餘策而米價不踊卒免流殍蓋緣官物有限飢民無窮若兼行借貸俵散則力必不及中終闕絕大悞飢民不免拱手而視億萬之死也不

如併力一意專務糶米若糶不絕則市價平和人人受賜縱有貧民無錢可糶不免流殍蓋亦有限量矣臣昨日得杭州監稅蘇堅書報臣云杭州日糶三千石過七月無米可糶人情汹汹朝不謀夕但官場一旦米盡則市價倍踊死者不可勝數變故之生恐不可復以常理度矣欲乞聖慈速降指揮令兩浙運司限一兩日內約度浙西諸郡合糶米斛酌中數日直至來年七月終除見在外合用若干石入急遞奏聞候到即指揮發運司官吏於轄下諸路封椿及年計上供錢斛內擘畫應副須管接續起發赴浙西諸郡

糶賣不管少有闕絕仍只依地頭元價及量添水脚
錢出賣及賣到米脚錢並用收買金銀還充上供及
封椿錢物所貴錢貨流通不至錢荒所有借貸俵散
之類候出糶有餘方得施行似此計置雖是數目浩
漣然止於糶賣不失官本似易應副但令浙西官場
糶米不絕直至來年七月終則雖天災流行亦不能
盡官陛下赤子也如蒙施行即乞先降手詔令監司
出榜曉諭軍民令一路曉然知朝廷已有指揮令發
運司將上供封椿斛斛應副浙西諸郡糶米直至明
年七月終不惟安慰人心破姦雄之謀亦使蓄積之

家知不久官米大至自然趁時出賣所濟不少惟望
聖明深愍一方危急早賜施行取進止

貼黃臣去歲奏乞下發運司於豐熟近便州軍
糶米五十萬石蒙聖慈依奏施行仍賜封椿錢
一百萬貫令糶米而發運司以本路米貴為詞
不肯收糶去年若用貴價收糶不過每斛七十
足錢盡數收糶猶可得百餘萬石則今年出糶
所濟不少其發運司官吏不切遵稟之罪朝廷
未嘗責問習玩號令事無由集今來若行臣言
即乞嚴切指揮發運司稍有闕悞必行重責所

貴一方之民得被實惠所下號令不為空言

乞擢用程遵彥狀

元祐六年七月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
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竊謂朝廷用人以行實為先
以才用為急二者難兼故常不免偏取而端靜之士
雖有過人之行應務之才又皆藏器待時耻於自獻
朝廷莫得而知之如臣等輩固當各舉所聞以助樂
育之意伏見左朝散郎前簽書杭州節度判官廳公
事程遵彥吏事周敏學問該洽文詞雅麗三者皆有
可觀而事母孝謹有絕人者母性嚴甚遵彥甚宜其

妻而母不悅遵彥出之妻既被逐孝愛不衰歲時伏
臘所以事姑者如未出而母卒不悅遵彥亦不再娶
十五年矣身為僕妾之役以事其母雖前史所傳孝
友之士死不能過臣與之同僚二年備得其實今替
還都下未有差遣碌碌衆中未嘗求人臣竊惜之伏
望聖慈特賜採察量材錄用非獨廣搜賢之路亦以
敦厲孝悌激揚風俗若後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謹
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外補迴避賈易劄子

元祐六年七月二十八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

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自杭州召還以來七
上封章乞除一郡又曾兩具劄子乞留中省覽傾瘳
肝膽不爲不至而天聽高遠不蒙回照退伏思念不
寒而慄然臣計之已熟若干忤天威得罪分明不避
權要獲譴曖昧臣今來甘被分明之罪不願受曖昧
之譴臣聞賈易購求臣罪未有所必獲只有法外刺配
顏章顏益一事必欲收拾砌累以少以臣罪易前者乞
放顏益已蒙施行今又乞放顏章以此見易之心未
嘗一日不在傾臣只如浙西水災臣在抗州及替還
中路并到闕以來累次奏論詞意懇切尋蒙聖慈採

施行而易竊拙臺官安鼎揚畏並入文字以謂回
之人眩惑朝廷乞加考驗治其尤者宰相以下心
其非然畏易之狠不敢不行類給事中封駁諫官
論奏方持其議易等但務快其私苟可以傾臣即
不顧一方生靈墜在溝壑若非給事中范祖禹諫官
鄭雍姚勔偶非其黨猶肯爲陛下留心耳目依公論
矣則行下其言浙中官吏承望風上日更不敢以實奏
災傷則億萬性命流亡寇賊意外之患何所不至陛
下指揮執政擘劃救濟非不丁寧而易等方欲行遣
官吏言災傷者與聖意大異而執政相顧不言僂俛

行下顯是威勢已成上下懾服寧違二聖指揮莫違
賈易意旨臣是何人敢不迴避若不早去不過數日
必為易等所傾一身不足顧惜但恐傾臣之後朋黨
蓋衆羽翼成就非細故也不知今日令臣以親嫌善
去中外觀望於朝廷事體未有所害臣之大意止是
乞出若前來早賜施行臣本不敢盡言只為累章不
允許一事事迫須至盡述本心不敢有隱毫末伏望聖
明察其至誠止是欲得外補即非無故論說是非特
賜留中省覽以保全臣子不勝幸甚取進止

辨賈易彈奏待罪劄子

元祐六年八月初四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
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今日三日見弟尚書右
丞轍為臣言御史中丞趙君錫言秦觀來見君錫稱
被賈易言觀私事及臣令親情王適狂見君錫臺諫
等互論兩浙災傷及賈易言秦觀事乞賜推究臣愚
意無狀常不自揆竊懷憂國愛民之意目為小官即
好借議朝政屢以此獲罪然受性於天不能盡改臣
與趙君錫以道義交游每相見論天下事初無疑間
近日臣召赴闕見君錫崇政殿門即與臣言老饘非
才當此言責切望朋友教誨臣自後兩次見君錫凡

所與言皆憂國愛民之事乞問君錫若有一句及
臣爲罔上君錫尋有手簡謝臣其略云車騎臨溫
聞誨益諄諄開誘莫非師保之訓銘鏤肝肺何日
之臣既見君錫從來傾心以忠義相許故敢以士
子朋友之義盡言無隱又秦觀自少年從臣學去
采絢發議論鋒起臣實愛重其人與之密熟近於
月末間因弟轍與厚言賈易等論浙西災傷乞
虛實行遣其尤甚者意令本處官吏觀望風旨心
取實奏行下却爲公事中封駁諫官論奏臣因問
轍云汝既備位執政因何行此文字轍云此事

心知其非然臺官文字自來不敢不行若不行亦
群起力爭喧瀆聖聽又弟轍因言秦觀言趙君錫著
舉得正字今又爲賈易所言臣緣新自兩浙來親見
水災實然及到京後得交代林希提刑馬城及屬戶
蘇堅等言皆極言災傷之狀甚於臣所自見臣以此
數次奏以而雖蒙聖恩極力拯救猶恐去熱日遠物力
不足未免必致流殍若更行下賈易等所言則官吏
畏懼臺官更不敢以實言災傷致朝廷不復盡力救
濟則億萬生齒便有溝壑之憂適會秦觀訪臣遂因
議論及之又實告以賈易所言觀私事欲其力詞息

命以全進退即不知秦觀往見君錫更言何事又是
日王通亦來見臣云有少事謁中丞臣知通與君錫
親自來密熟因令傳語君錫大略云臺諫給事中互
論災傷公爲中丞坐視一方生靈陷於溝壑略無一
言乎臣又語通說與君錫公所舉秦觀已爲賈易言
了此人文學議論過人宜爲朝廷惜之臣所令王通
與趙君錫言事及與秦觀所言止於此矣二人具在
可覆也臣本爲見上件事皆非國家機密不過行
出數言無人不知故因密熟相知議論及之又欲以
忠告君錫欲其一言以救兩浙億萬生齒不爲觸忤
重行朝典取進止

辨題詩劄子

君錫遂致於此此外別無情理者右臣既備位從官
弟輒以臣是親兄又忝論思之地不免時時語及國
事臣不合輒與人言至煩彈奏見已家居待罪乞賜
元祐六年八月初八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
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今月七日見臣弟輒與
臣言趙君錫賈易言臣於元豐八年五月一日題詩
揚州僧寺有欣幸先帝上僊之意臣今省憶此詩自
有因依合具陳述臣於是歲三月六日在南京開先

帝遠詔舉哀掛服了當遷往常州是時新經大變
臣子之心孰不憂懼至五月初間因往揚州竹西寺
見百姓父老十數人相與道旁語笑其間一人以兩
手加額云見說刻箇少帝官家其言雖鄙俗不典然
臣實喜聞百姓誦歌吾君之子出於至誠又是時臣
初得請歸耕常州蓋將老焉而淮浙間所在豐熟因
作詩云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山寺歸
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蓋喜聞此語故竊記之
於詩書之當途僧舍壁上臣若稍有不善之意豈敢
復書壁上以示人乎又其時去先帝上僊已及兩月

決非山寺歸來始聞之語事理明白無人不知而
錫等輒敢挾情公然認罔伏乞付外施行稍正國法
所貴今後臣子不為仇人無故加以惡逆之罪取進止

奏狀

元祐六年八月八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
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准尚書省劄子蘇軾元豐八年
五月一日於揚州僧寺留題詩一首八月八日三省
同奉聖旨令蘇軾具留題因依實對聞奏右臣所有
前件詩留題因依臣已於今日早具劄子奏聞詔乞
檢會降付三省施行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

錄進筆劄吳中水利書

切觀三州之水為患滋久較舊賦之入十常減其五
六以日月指之則水為害於三州逾五十年矣所謂
三州者蘇常湖也朝廷屢責監司監司每督州縣又
間出使者尋按舊迹使講明利害之原然而西州之
官求東州之利日未嘗歷覽地形之高下耳未嘗講
聞溢流之所從來州縣憚其經營百姓厭其出力鉤
曰水之患天數也按行者駕輕舟於汪洋之陂視之
茫然猶適垣索途以為不可治也聞有志於國志於
民深求而力究之然有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知其末

不知其本詳於此而略於彼故有曰三州之水皆
注之震澤震澤之水東入于松江由松江以至於海
自慶曆以來吳江築長堤橫截江流由是震澤之水
常溢而不泄以至壅滯三州之田此知其一偏者也
或又曰由宜興而西溧陽縣之上有五堰者古所以
節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泉水由分水銀林二堰直趨
太平州蕪湖後之商人尚宣歙販賣錫木東入二浙
以五堰為艱阻因相為之謀罔給官中以廢去五堰
五堰既廢即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或遇五六月山
水暴漲則皆入於宜興之荆溪由荆溪而入震澤蓋

上三州之水東灌蘇常湖也此又知其一偏者耳或
久口宜興之有百瀆古之所以洩荆溪之水東入二
震澤也今已湮塞而所存者四十九條疏此百瀆則
宜興之水不入也此亦知其一偏者也三者之論
未嘗參究也
西五堰東入
則明矣也工
則絡脉衆加
歙池九陽不
江岸之固不

也震澤則腹也傍通太湖衆瀆
則是也今上廢五堰之固而宣
入蘇湖反東注震澤下又有吳
水積而不泄是猶有人焉極其

手縛其足其
氣絕視者性
諸瀆以洲雲
解其足縛不除其竅塞恬然安視而已誠何心哉然
而百瀆非不可治五堰非不可復吳江岸非不可去
蓋治之有先後且未築吳江岸已前五堰其廢已久
然而三州之田尚十年之間熟有五六五堰猶未為
大患自吳江築岸已後十年之間熟無一二欲具驗
之閱三州歲賦所入之數則可見矣且以宜興百瀆
言之古者所以泄西來衆水入震澤而終歸于海蓋

以木沃其口沃而不已腹滿而
謂之已死今不治吳江岸不疏
是猶沃水於人不去其手控不

震澤吐納衆水今納而不吐鰲竊視熙寧八年時雖
大旱然連百瀆之田皆魚遊鱉處之地低汙之甚也
其田去百瀆無多遠而田之苗是時亦皆旱死何哉
蓋百瀆及傍穿小港瀆歷年下遇旱皆為泥沙壅塞
與平地無異矣雖去震澤甚邇民力難以移舉時官
又無留意疏導者苗卒歸乎槁死自熙寧八年迄今
十四載其田即未有可耕之日歲歲訴潦民益困弊
昔嘉祐中邑尉阮洪深明宜與水利方是時吳平水
洪屢上書監司乞開通百瀆監司允其請遂鳩江於
食利之民既導四十九條是年大熟此百瀆之益也

水旱皆不可不開也宜興所利非止百瀆而已東
有蠡河橫亘荆溪東北透湛瀆東南接菴盡溪昔泥
蠡所鑿與宜興之西蠡運河皆以昔賢名呼其蠡河
遇大旱則淺澱中旱則通流又有孟涇泄瀟湖之水
入震澤其他溝瀆澱塞其名不可縷舉夫吳江岸界
於吳松江震澤之間岸東則江岸西則震澤江之東
則大海也百川莫不趨海自西五堰之上衆川由荆
溪入震澤注于江由江歸于海地傾東南其勢然也
自慶曆二年欲便糧運遂築北隄橫截江流五六十
里遂致震澤之水常溢而不泄浸灌三州之田每至

五六月之間湍流峻急之時視之則吳江岸之東水常低岸西之水不下一二尺此隄岸阻水之迹自可覓也又觀岸東江尾與海相接之處汙澱菱蘆叢生沙泥漲塞而又江岸之東自築岸已來沙漲成一村昔為湍流奔湧之地今為民居民田桑棗場圃吳江縣由是歲增舊賦不少雖然增一邑之賦反損三州之賦不知幾百倍耶夫江尾昔無菱蘆壅障流水今何致此蓋未築岸之前源流東下峻急築岸之後水勢遲緩無以滌蕩泥沙以至增積而菱蘆生菱蘆生則水道狹水道狹則流洩不快雖欲震澤之水不積

其可得耶今欲泄震澤之水莫若先開江尾菱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其所漲之泥然後以吳江岸鑿其土為木橋千所以通糧運每橋用耐水土木棒二條各長二丈五尺插梁三條各長六尺柱六條各長二丈餘首尾占閣外可得二丈餘拱道每一里計三百六十步一里為橋十所計除占閣外可開水面二千二三丈每三十步一橋也一千條橋共開水面二千文計一十一里四十步也隨橋拱開菱蘆為港走水仍於下流開白蜆安亭二江使太湖水由華亭青龍入海則三州水患必大衰減常州運河之北偏乃江陰

縣也其地勢自河而漸低上自丹陽下至無錫運河
之北備古有泄水入江瀆一十四條曰孟瀆曰黃汀
堰瀆曰東函港曰北戚氏港曰五卸堰港曰梨澇港
曰蔣瀆曰歐瀆曰魏瀆涇曰支子港曰蠡瀆曰牌
涇皆以古人名或以姓稱之昔皆以泄衆水入運河
直對門又北泄下江陰之江今名存而實亡今存者
無幾二浙之糧舡不過五百石運河止可常存五六
尺之水足可以勝五百石之舟以其一十四處立為
石楔對門每瀆於岸北先築隄岸則制水入江若無
隄防則水泛溢而不制將見灌浸江陰之民田民居

矣昔熙寧中有提舉沈披者輒去五卸堰走運河之
水北下江中遂害江陰之民田為百姓所訟即罷提
舉亦嘗被罪始欲以為利而適足以害之此未達古
人之智以至敗事也切見近日錢塘進士余黜兩進
三州水利徒能備陳功力鎖細之事殊不知本末惟
有言得常州運河晉陵至無錫一十四處置對門泄
水北下江陰大江雖三尺童子亦知如此可以為利
然余默雖能言對門一事合鈔鄙策奈何無法度以
制入江之水行之則又豈止為一沈披耶又觀主簿
張寔進狀言吳江岸為阻水之患涇函不通其言然

則然矣雖言吳江岸而不言措置水之術蓋古之所
創運函在運河之下用長梓木為之中用銅輪力水
衝之則草可刈也置在運河底下暗走水入江今常
州有東西二函地名者乃此也昔治平中提刑元積
中開運河嘗開見函管但見函管之中皆泥沙以謂
功力甚大非可易復遂已今先開鑿江湖海故道堙
塞之處洫得積水他日治函管則可若未能開故道
而先治函管是知末而不知本也切見常州運河之
北偏皆江陰低下之田常患積水難以耕植今河上
為斗門河下築堤防以管水入江百姓由是緣此河

隄可以作田園此泄水利田之兩端也宜興縣西有
夾苧干瀆在金壇宜興武進三縣之界東至滿湖及
武進縣界西南至宜興北至金壇通接長塘湖西接
五堰茅山薛步山水直入宜興之荆溪其夾苧干蓋
古之人亦所以泄長塘湖東入滿湖泄滿湖之水入
大吳瀆塘口瀆白魚灣高梅瀆四瀆及白鶴溪而北
入常州之運河由運河而入一十四條之港北入大
江今一十四條之港皆名存而實亡累有知利使者獻
議朝廷欲依古開通北入運河以注大江自滿湖長
塘湖兩首各開三分之一為彼田戶皆豪民不知利

便唯恐開鑿已田陰構胥吏皆枉而不行元豐之間
金壇令曾長官奏請乞開朝廷又降指揮委江東及
兩浙兩路監司相度及近縣官負相視又為彼豪民
計構不行儻閣夾苧干通流則西來他州入震澤之
水可以殺其勢深利於三州之田也鈔熙寧八年歲
遇大旱切觀震澤水退數里清泉鄉湖乾數里而其
地皆有昔日立墓街井枯木之根在數里之間信知
昔為民田今為太湖也太湖即震澤也以是推之大
湖寬廣愈於昔時昔云有三萬六千頃自築吳江岸
及諸港瀆堙塞積水不泄又不知其愈廣幾多頃也

鈔又嘗見低下之田昔人爭售之今人爭棄之蓋積
年之水十無一熟積空頭之稅或遇頻年不收則饑
餓丐殍鬻妻子以償王租或置其田捨其廬而逋至
於酒坊處在水鄉沽賣不行以致敗闕者比年尤甚
皆緣水傷下田不收故也鈔又嘗遊下鄉切見陂隄
之間亦多水墓皆為魚鼈之宅且古之葬者不即高
山則於平原陸野之間豈即水穴以危亡竟耶嘗得
唐埋銘於水穴之中今猶存焉信夫昔為高原今為
汙澤今之水不泄如古也昨熙寧間檢正張諤命屬
吏殿丞劉慤相視蘇秀二州海口諸浦瀆為沙泥壅

塞將欲疏鑿以快流水懸相視回中以謂若開海口
諸浦則東風駕海水倒注反灌民田諤謂懸曰地傾
東南百川歸海古人聞諸海浦所以通百川也若反
灌民田古人何爲置諸浦耶百川東流則有常西流
則有時因東風雖致西流風息則其流亦復歸于海
其勢然也凡江湖諸浦港勢亦一同懸雖信其如此
然猶有說蓋以昔視諸浦無倒注之患而今乃有之
蓋昔無吳江岸之阻諸浦雖暫有泥沙之壅然百川
湍流浩急泥沙自然滌蕩隨流以下今吳江岸阻絕
百川湍流緩慢緩慢則其勢難以蕩滌泥沙淤積使今

日開之明日復合又聞秀州青龍鎮入海諸浦古有
七十二會蓋古之人以爲七十二會曲折宛轉者蓋
有深意以謂水隨地勢東傾入海雖曲折宛轉無害
東流也若遇東風駕起海潮湧倒注則於曲折之
間有所回激而泥沙不深入也後人不明古人之意
而一皆直之故或遇東風海潮倒注則泥沙隨流直
上不復有阻凡臨江湖海諸港浦勢皆如此所謂今
日開之明日復合者此也今海浦昔日曲折宛轉之
勢不可不復也夫利害掛於眉睫之間而人有所不
知今欲泄三州之水先開江尾去其泥沙芟蘆遷沙

上之民次疏吳江岸為千橋次置常州運河一十四處
之斗門石礮隄防管水入江次開導臨江湖海諸縣
一切港瀆及開通蓄涇水既泄矣方誘民以築田園
昔郊童嘗欲使民就深水之中壘成園岸夫水行於
地中未能泄積水而先成田園以狹水道當春夏湍
流浩急之時則水當湧行於田園之上非止壞田園
且淹浸廬舍矣此不智之甚也欲乞朝速指揮下兩
浙轉運司擇智力了幹官負分布諸縣則不越數月
其工可畢所有剗橋疏通河港置斗門利便制度不
在規規而言也今所畫三州江湖溪海圖一本但可

觀其大略港瀆之名亦布其一二耳欲見其詳莫若
下蘇常湖諸縣各畫溪河溝港圖一本各言某河某
瀆通某縣某處俟其悉上合而為一圖則纖悉若視
於指掌之間也鈔又觀秀州青龍鎮有安亭江一條
自吳江東至青龍由青龍泄水入海昔因監司相視
恐走透商稅遂塞此一江其江通華亭及青龍夫籠
截商稅利國能有幾耶堰塞湍流其害實大又况措
置商稅不為難事竊聞近日華亭青龍入戶相率陳
狀情願出錢乞開安亭江見有狀在本縣官吏未與
施行近又訪得宜興西涌湖有二瀆一名白魚灣一

名大吳瀆泄瀉湖之水入運河由運河入一十四處斗門下江其二瀆在塘口瀆之南又有一瀆名高梅瀆亦泄瀉湖之水入運河由運河入斗門在吳瀆之南近聞知蘇州王觀奏請開海口諸浦鑿切謂海口諸浦不可開今開之不逾日或遇東風則泥沙又合矣嘗觀考工記曰善溝者水嚮之善防者水漲之蓋謂上水湍流峻急則自然下水泥沙嚮去矣今若俟開江尾及疏吳江岸為橋與海口諸浦同時興功則自然上流東下嚮去諸浦泥沙矣凡欲疏道必自下而上先治下則上之水無不流若先治上則水皆趨下

漫滅下道而不可施功力其勢理然也故今治三州之水必先自江尾海口諸浦疏鑿吳江岸及置常州一十四處之斗門築堤制水入江比與吳江兩處分泄積水最為先務也然鑿觀合開三州諸溝瀆不必全藉官錢蓋三州之民憔悴之久人人樂開故半可以資食利戶之力也今略舉其一二若開江尾疏吳江岸為橋遷吳江岸東一村之民開池復為昔日之江置一十四處之斗門并築一十四條堤制水入江開茭苧干白鶴溪白魚灣大吳瀆塘口瀆宜興東蠡河已上非官錢不可開也若宜興之橫塘百瀆蘇州之海口

諸浦安亭江江陰之季子港春申港下港黃田港利
港宜興之塘頭瀆及諸縣凡有自古泄水諸溝港洪
瀆盡可資食利戶之力也莫若先下三州及諸縣抄
錄諸道江湖海一切諸港瀆溝洪自古有名者及供
上文尺料之功力之費或係官錢或係食利私力期
之以施工日月同日開鑿同日疏放若或放水有先
後則上水奔湧東下衝損在下開未畢溝港以故頃
同日次放也或者有謂昔人創望亭呂城奔牛三堰
蓋爲丹陽下至無錫蘇州地形東傾古人創三堰所
以慮運河之水東下不制是以創堰以節之以通漕

運自熙寧治平間廢去望亭呂城二堰然亦不妨綱
運者何耶錫曰昔之太湖及西來衆水無吳江岸之
阻又一切通江湖海故道未嘗堙塞故運河之水嘗
慮走泄入於江湖之間是以置堰以節之今自慶曆
以來築置吳江岸及諸港浦一切堙塞是以三州之
水常溢而不泄二堰雖廢水亦常溢去堰若無害今
若泄江湖之水則二堰尤宜先不復則運河將見
涸而糧運不可行此灼然之利害也又若宜興創市
橋去西津堰蓋嘉祐中邑尉阮洪上言監司就長橋
東市邑中創一橋使運河南通荆溪初開鑿市街乃

見昔日橋柱尚存泥中咸謂古爲橋於此也又運河之西口有古西津堰今已廢去久矣且古之廢橋置堰以防走透運河之水今也置橋廢堰以通荆溪則溪水常倒注入運河之內今之與古何利害之相反耶鐔以謂古無吳江岸衆水不積運河高於荆溪是以塞橋置堰以防泄運河之水也今因吳江岸之阻衆水積而常溢倒注運河之內是以創橋廢堰見利而不見害也今若治吳江岸泄衆水則運河之水再防走泄當於北門之外創一堰可也其利害蓋如此也或又曰切觀諸縣高原陸野之鄉皆有塘圩或三

百畝或五百畝爲一圩蓋古之人停瀦水以灌溉民田以今視之其塘之外亦小塘之中未嘗瀦水又未嘗植苗徒牧養牛羊畜放鳧鴈而已塘之所創有何益耶鐔曰塘之爲塘是猶堰之爲堰也昔日置塘瀦水以防旱歲今自三州之水久溢而不泄則置而爲無用之地若決吳江岸泄三州之水則塘亦不可不開以瀦諸水猶堰之不可不復也此亦灼然之利害矣苟堰與塘爲無益則古人奚爲之耶蓋古之賢人君子大智經營莫不除害興利出於人之未到後人之淺謀管見不達古人之大智顛倒穿鑿徒見其害

而莫見其利也若吳江岸止知欲便糧運而不知過
三州之水反以爲害又若廢青龍安江亭徒知不漏
商旅之稅又不知反狹水道以過百川今之人所以
矣古者凡如此也鈔切觀無錫縣城內運河之南偏
有小橋由橋而南下則有小瀆瀆南透梁溪瀆有小
堰名曰單將軍堰自橋至梁溪其瀆不越百步堰雖
有亦不渡舡筏梁溪即接大湖昔所以爲此堰者恐
泄運河之水昔熙寧八年是歲大旱運河皆旱涸不
通舟楫是時鈔自武林過無錫因見將軍堰既不渡
舡筏而開是瀆者古人豈無意乎因語與邑宰焦千

之曰今運河不通舟楫切觀將軍堰接運河去梁溪
無百步之遠古人置此堰瀆意欲取梁溪之水以灌
運河千之始則以鈔言爲狂終則然之遂率民車四
十二管車梁溪之水以灌運河五日河水通流舟楫往
來信夫古人經營利害凡一溝瀆皆有微意而今人
昧之也嘗見蘇州之茜涇昔范仲淹命工開導以泄
積水以入于海當時諫官不知蘇州患在積水不泄
咸上疏言仲淹走泄姑蘇之水蓋不知其利而返以
爲害今茜涇自仲淹之後未復開鑿亦以堙塞鈔存
心三州水利凡三十年矣每觀一溝一瀆未嘗不明

古人之微意其間曲折宛轉皆非徒然也錢今日之議未始增廣一溝一瀆其言與圖符合若非觀地之勢明水之性則無以見古人之意今并圖以獻惟執事者上之朝廷則庶幾三州憔悴之民有望於今日也

貼黃其圖畫得草略不敢進上乞下有司計會單鈔別畫

一先開吳江縣江尾交盧地

一先遷吳江沙上居民及開白蚬江通青龍鎮又開青龍鎮安亭江通海

一先去吳江土為干橋

一先置常州運河斗門二十四所用石礮并築堤管水入江

一次開英寧干白鶴溪白魚灣塘口瀆大吳瀆令

長塘湖滿湖相連走泄西水入運河下斗門入江

一次開宜興百瀆見今只有四十九條東入太湖

一次開蘇州茜涇白茅七鴉福山梅里諸瀆及茜涇

一次開江陰下港黃田春申季子竈子諸港

一次開宜興東西蠡河

一次根究諸臨江湖海諸縣凡泄水諸港濬並皆

疏鑿

伍堰水利昔錢舍人公輔為守金陵嘗究伍堰之利
雖知伍堰之利而不知伍堰以東三州之利害錢知
三州之水利而未究伍堰以西之利害一日錢公輔
以世之所為伍堰之利害與鈔參究方知始末利害
之議完也公輔以為伍堰者自春秋時吳王闔閭用
伍子胥之謀然楚始制此河以為漕運春冬載二百
石舟而東則適太湖西則入長江自後相傳未始有
廢至李氏時亦常通運而置牛於堰上挽拽船筏於

因城湖之側又嘗設監官置廨宇以收往來之稅自
是河道淤塞堰隳低狹虛務添置者十有一堰往來
舟筏莫能通行而水勢遂不復西及遇春夏大水江
湖泛漲則園頭王母龍潭三澗合為一道而奔衝東
來河之不治愈可見也今若開深故道而存留銀林
分水二堰則諸堰盡可去矣所欲存二堰者蓋本處
地勢自銀林堰以西地形從東迤邐西下自分水堰
以東地形從西迤邐東下而其河自西壩至東壩十
六里有餘開濶之際須隨逐處地形之高下以濬之
然後江東兩浙可以無大水之患然銀林堰南則通

建平廣德北則通溧水江寧又當增修高廣以俟商
旅舟舡往還之多可以置官收稅如前之利此五堰
所以不可不復也今莫若治伍堰使上之水不入於
荆溪而由分水銀林二堰直歸太平之蕪湖下治吳
江之岸爲千橋使太湖之水東入于海中治百瀆之
故道與夫蘇常湖三州之有故道旁穿於太湖者雖
不可縷舉而槩可以迹究也難者曰雖復伍堰奈何
伍堰之側山水東下乎復堰無益也鈞谷曰由伍堰
而東注太湖則有宣歙池廣德溧水之水苟後堰之
上之水不入於荆溪自餘山澗之水寧有幾邪比

未復十頃殺其六七耳難者乃服
東坡奏議卷第九



